

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·藏禪

二要會燈聯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史傳部

聯燈會要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PDF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史傳部

聯燈會要二

□監修 □星雲大師

□主編 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 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 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 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～九

□流通處 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～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 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 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 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聯燈會要卷第十

南嶽下第五世

福州長慶大安禪師法嗣

(二〇一)

益州大隋法真禪師

凡十

，示衆云：「夫上代諸德，莫非求實，不自瞞昧，豈比飛

蛾赴火，自傷自壞。他明白了彼生死輪迴拘①障不得，所以識不能識，智不能知。不

聞道：釋迦掩室，淨名杜口，須菩提無說而說，釋梵絕聽而聽。此事大難！大難！」

示衆云：「此性本來清淨，具足萬德，但以染淨二緣，而有差別。故諸聖悟之，

一向淨用，而成覺道；凡夫迷之，一向染用，而溺輪迴。其體不二，故《般若經》云

：『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」

①「拘」，當作「拘」。

示衆云：「夫沙門釋子，見有如無，始得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，與解脫等，方有少許出家分。若不如此，大難！大難！大難！」

師問僧：「甚麼處去？」

云：「西山住庵去。」

師云：「我向東山喚爾，爾還來得麼？」

云：「不然。」

師云：「汝住庵未得在。」

師問僧：「甚麼處去？」

云：「峨嵋禮拜普賢去。」

師舉起拂子云：「文殊、普賢總在這裏。」僧作圓相拋向背後，便作禮。

師召侍者：「取貼茶與這僧。」

保福展云：「若無後語，笑殺衲僧。」

雪竇云：「殺人刀、活人劍，具眼者辨取。」

師燒畚次，忽見一條蛇，師以杖挑向火中云：「咄！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，爾向

這裏死，如暗得燈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正恁麼時，還有罪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石虎叫時山谷響，木人吼處鐵牛驚。」

有婆令人送錢，請師轉藏經。師下繩床轉一匝，云：「傳語婆婆，轉藏已竟。」其人歸，舉似婆，婆云：「比來請轉全藏，如何只轉半藏？」

玄覺徵云：「甚麼處是轉半藏處？且道婆具甚麼眼？」

僧問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

師云：「壞。」

僧云：「恁麼則隨他去也？」

師云：「隨他去。」

雪竇頌云：「劫火光中立問端，衲僧猶滯兩頭關。可憐一句隨他語，萬里區區獨往還。」

僧指龜，問云：「一切衆生皮裹骨，這箇爲甚麼骨裹皮？」師拈草鞋置龜背，僧無語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

師云：「肚上不帖膀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

師云：「赤土畫簸箕。」

云：「此意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簸箕有屑，米跳不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大隋一面事？」

師云：「東西南北。」

妙喜云：「且道是答這僧話？不答這僧話？」

師將示寂，上堂，衆集，師以口作患風勢，告衆云：「還有醫得老僧口者麼？」僧衆送藥以至，俗士聞之亦送藥，師俱不受。

七日後，師自擷口令正，乃云：「如許多時鼓兩片皮，至今無人醫得。」即端坐告終。

韶州靈樹如敏禪師^{二凡}，閩人也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

師云：「千年田，八百主。」

云：「此意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郎當屋舍少人修。」

云：「是甚麼得恁麼難會？」

師云：「火官頭上風車子。」

有一尼送瓷鉢與師，師托起，問：「這箇出在甚麼處？」

尼云：「定州。」師乃撲破，尼無語。

保福展代云：「欺敵者亡。」

(二〇三)

福州壽山師解禪師^{三凡}。師到洞山，山問：「生緣甚處？」

師云：「閩中。」

山云：「父母名甚麼？」

師云：「被和尚一問，直得忘前失後。」山休去。

示衆云：「諸上座！幸有真實言語相勸，各自體悉，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。汝但一時卸卻從前虛妄、攀緣、塵垢心，如虛空相似，他時後日合識些子好惡。」

闍帥問：「師年多少？」

師云：「與虛空同年。」

帥云：「虛空年多少？」

師云：「與壽山同年。」

（二〇四）

福州靈雲志勤禪師^{凡十}，本郡長谿人也。參長慶大安禪師，復游雪峰、玄沙之門。偶一日見桃花，豁然契悟，作頌云：

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葉落又抽枝。

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

舉似大安，安云：「從緣入者，永無退失，汝善護持。」

妙喜頌云：「盡說見桃花悟道，此理不知還是無。茫茫宇宙人無數，幾箇男兒是丈夫？」

後舉似玄沙，沙云：「諦當！甚諦當！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」

後有僧問長慶云：「玄沙意旨如何？」

慶云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

五祖演云：「說甚麼諦當！更參三十年。」

雪峰問：「古人云：『前三三，後三三。』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水中魚，山上鳥。」

云：「畢竟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高可射兮深可釣。」

師問僧：「甚處去？」

云：「雪峰去。」

師云：「我有一信寄雪峰，得麼？」

云：「便請。」師脱隻履拋向面前，僧便去。

既到雪峰，峰問：「甚處來？」

云：「靈雲來。」

峰云：「和尚安否？」

云：「有信寄和尚。」道了，脫履拋向雪峰前，峰休去。

大渴秀云：「雪峰既不辨他來信端的，這僧又只依模畫樣鈍置他。靈雲忽然當時道：『我有一信寄雪峰。』他云：『便請。』靈雲只據坐，這僧又若爲吐露？不可大丈夫漢，爲人馳達，一詞不措。」

長生問：「混沌未分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露柱懷胎。」

云：「分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如片雲點太清。」

云：「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？」師不對。

云：「恁麼則含生不來也。」師亦不對。

云：「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猶是真常流注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真常流注？」

師云：「似鏡常明。」

云：「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有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

師云：「打破鏡來，與爾相見。」

僧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豎起拂子。

云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不肯。

僧後到雪峰，舉前話，峰云：「爾作麼生？」

云：「某甲不肯。」

峰云：「爾問我，待我爲汝道。」僧理前問，峰豎起拂子；僧進後語，峰放下拂

子；僧作禮，峰便打。

僧到玄沙，舉前話，沙云：「爾作麼生？」

僧云：「某甲不會。」

沙云：「我與汝說，譬如人賣一片園，四至結契了也，中心有箇樹子，猶屬老僧

在。」

大渴詰云：「這僧一張弓兩隻箭，擬撥亂天下，至玄沙面前，一箇伎倆也施設不得。何故？鶴有九皋難翥翼，馬無千里謾追風。」

僧問：「君王出陣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春明門外，不問長安。」

云：「如何得覲天子去？」

師云：「盲鶴下清池，魚從腳底過。」

僧問：「摩尼珠不隨衆色，未審作甚麼色？」

師云：「白色。」

云：「恁麼則隨衆色也。」

師云：「趙壁本無瑕，相如誑秦主。」

僧問：「君王出陣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郭璞葬熊耳。」

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坐看白衣天。」

云：「當今何在？」

師云：「莫觸龍顏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

師云：「井底種林擒^①。」

僧云：「不會。」

師云：「今年桃李貴，一顆直千金。」

(二〇五)

浮江和尚^凡。雪峰和尚領衆到，問師：「即今有二百衆寄此過夏，得麼？」

師拈拄杖劃一劃，云：「著不得即道。」峰休去。

(二〇六)

福州南臺鄭十三娘子^凡，年十二，隨師姑謁懶安，纔作禮，安便問：「師姑在甚

①「擒」，當作「檣」。

麼處住？」

云：「南臺江邊住。」安便喝出。

又問：「背後老婆甚麼處住？」十三娘斂手近前而立。

安再問，十三娘云：「早箇呈似和尚了也。」

安云：「去。」

十三娘下到法堂，師姑問十三娘云：「爾尋常道我會禪，口如劍相似，今日被大師問著，無言可對。」

十三娘云：「苦哉！苦哉！作這箇眼目也敢道我行腳，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。」

後到羅山，舉前話了，云：「只如十三娘恁麼祇對，還得平穩也無？」

山云：「也不得無過。」

十三娘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山叱之。

十三娘云：「錦上更鋪花。」

保福與甘長老相訪，遂問：「承聞十三娘參見大瀉，是否？」

十三娘云：「是。」

福云：「大瀉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」十三娘下繩床而立。

甘長老云：「閑時說禪，口似懸河，何不道取？」

十三娘云：「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？」

甘云：「爾別作麼生？」

十三娘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

筠別^①高安大愚禪師法嗣

(二〇七)

筠州末山尼了然禪師^凡。灌溪游方時到山，乃云：「若相當即住，不然即推倒繩

床。」

師令侍者問：「上座游山來？爲佛法來？」

*^①「別」，當作「州」。

云：「爲佛法來。」

師即鳴鼓陞堂，閑上參。師問：「今日離何處？」

云：「路口。」

師云：「何不蓋卻？」

閑無對，便作禮，問：「如何是末山？」

師云：「不露頂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末山主？」

師云：「非男女等相。」

閑喝云：「何不變去？」

師云：「不是神，不是鬼，變箇甚麼？」隨後便打，閑於是伏膺，依附三年。

師問僧：「太纏縷生！」

僧云：「雖然如此，且是師子兒。」

師云：「既是師子兒，爲甚麼被文殊騎？」僧無對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？」